

福建續志卷七十八

藝文三

書

答胡康侯書

宋楊時

聖學不明士志於道者往往汨於世習而不知雖英才異稟卒能自拔於流俗者無幾也某嘗私竊謂學者之視聖人其猶射者之於正鵠乎雖巧力所及有遠近異否之不齊未有不至於正鵠而可以言射者也士之去聖人或相倍蓰或相什伯所造固不同未有不同乎聖人而可以言學者也辟之升堂奧者必

福建續志

卷七十八 藝文三

一

得其門而入乃可至過其藩望望然去之則終身不能至然所至學非難知所以學爲難某愚不自量力之不足也妄有意焉思得朋遊共學左右提掖覬獲一至其藩乃今得康侯盖知衰老之有望也

上宰相書

宋鄭樵

樵爲天地間一窮民而無所恨者以一介之士見盡天下圖書識盡先儒闡闕山林三十年著書一千卷以彼易此所得良已多而私心所不能自己者其說有三故投老入京華載書詣相府其一爲樵暮齒餘齡形單影隻鉛槧之業甫就汗簡之功已成既無子

弟可授又無名山石室可藏每誦白樂天詩恐君百
歲後滅没人不聞願藏中秘書百代無湮淪之句未
嘗不嗚咽流涕會茲天理不負夙心仰荷鈞慈果得
秘書省投納蓬山高迥自隔塵埃芸草芬香永離蠹
腐百代之下夫復何憂焉其二爲兵火之後文物蕩
然恭惟相公撥灰燼而收簡編障橫流而主吾道使
周孔之業不墮於地士生此時寧無奮發樵也願討
理圖書以自効使東南之遺書已盡古今之圖譜無
遺金石之文鼎彝之志莫不畢陳於前前年五月十
三日授納是月二十七日復蒙提省之辰特與嘉嘆

福建續志

卷七十八

藝文三

二

既而又蒙傳示鈞誨之勤舉行求書之說既而又蒙
終歲會計指揮收入校讐之籍與先儒之書等嗟乎
伯牙之琴爲審音而鼓馮驩之鋏爲知己而彈此樵
所以甘心焉其三爲脩書省自是一家修書之人未
必能文能文之人未必能修書若之何後世皆以文
人脩書天地之賦萬物也皆不同形故曰人心之不
同猶人面凡賦物不同形然後爲造化之妙修書不
同體然後爲自得之工仲尼取虞夏商周秦魯之文
而爲一書語言既殊體制亦異及乎春秋則又異於
書矣襲書春秋之作者司馬遷也又與二書不同體

以其自成一家言始爲自得之書後之史家初無所得惟自同於司馬遷馬遷之書遷之面也假遷之而而爲己之面可乎使遷不作則班范以來皆無作矣按遷之法得處在表用處在紀傳以其至要者條而爲綱以其滋蔓者釐而爲言後之史家旣不能通馬遷作表之意是未知遷書之所在也且天下之理不可以不會古今之道不可以不通會通之義大矣哉仲尼之爲書也凡典謨訓誥誓命之書散在天下仲尼會其書而爲一書舉而推之上通乎堯舜旁通乎秦魯使天下無遺書百代無絕緒然後爲成書馬遷

之爲書也當漢世挾書之律初除書籍之在天下者不過書春秋世本戰國策數書耳遷會其書而爲一書舉而推之上通乎黃帝旁通乎列國使天下無遺書百代無絕緒然後爲成書後之史家據一代之史不能通前代之史本一書而脩不能會天下之書而脩故後代與前代之書不相因依又諸家之書散落人間靡所底止安得爲成書乎樵前年所獻之書以爲水不會於海終爲濫水途不通於夏則爲窮途劇論會通之義以爲中興之後不可無修書之文修書之本不可不據仲尼司馬遷會通之法萬一使樵有

所際會得援國朝陳烈徐績與近日胡憲例以命一官本州州學教授庶沾寸祿乃克攸濟或以布衣入直得援唐蔣乂李雍例與集賢小職亦可以校讐二萬卷與直秘書亦可以博極羣書稍有變化之階不負甄陶之力噫自昔聖賢猶不奈命何樵獨何者敢有怨尤然窮通之事由天不由人著述之功由人不

福建續志

卷七十八

藝文三

四

所用雖曰繼司馬遷之作凡例殊途經緯異制自有成法不蹈前脩觀春秋之地名則知樵之地理志異乎諸史之地理觀羣書之會紀則知樵之藝文志異乎諸史之藝文觀樵分野志大象略之類則天文志可知觀樵謚法運祀議鄉飲酒禮系聲樂聲之類則禮樂志可知觀樵之象類書論梵書之類則知樵所作字書非許謹之徒所得而聞觀樵之分音韻字始連環之類則知樵所作韻書非沈約之徒所得而聞觀本草成書爾雅志詩名物志之類則知樵所識鳥獸草木本於陸機郭璞之徒有一日之長觀圖書志

集古系詩錄校讐備論則知樵校讐之業於劉向虞世南之徒有一日之長以此觀之則知樵之脩書斷不用諸史舊例明驗在前小人豈敢厚誣君子雖然林下野人而言句散落在人間往往家藏而戶有雖雞林無貿易之價而鄉校有諷誦之童凡有文字屬思之頃已爲人所知未終篇之間已爲人所傳況三十年著書十年搜訪圖書竹頭木屑之積亦云多矣將欲一旦而用之可乎嗚呼功業雖成風波易起深恐傳者之訛謂擅修國史將安所容焉

答林正甫滉書

宋朱子

福建續志

卷七十八

藝文三

五

慕仰高風固非一日中間雖幸夤緣再見然苦匆匆不得款奉誨語至今以爲恨也歸來抱病人事盡廢無由奉寄以候起居每深馳跂茲楊通老來忽奉手誨之辱假借期許旣非愚昧之所敢當而執禮過恭尤使人恐懼踧踖而無所避也雖然高明所以見屬之意豈若世之指誓天日而相要於聲利之場者哉況在今日而言之尤足以見誠之至而好之篤是以不敢隱其固陋而願自附於下風焉盖嘗聞之先生君子觀浮圖者仰首注視而高談不若俯首歷階而漸進盖觀於外者雖足以識其崇高鉅麗之爲美孰

若入於其中者能使真爲我有而又可以深察其層累疊架之所由哉自今而言聖賢之言具在方冊其所以垂教天下後世者固已不遺餘力而近世一二所覺又爲指其門戶表其梯級而先後之學者由是而之焉亦宜甚易而無難矣而有志焉者或不能以有所至病在一觀其外粗覘彷彿而便謂吾已見之遂無復入於其中以爲真有而力究之計此所以驟而語之雖知可悅而無以深得其味遂至半塗而廢而卒不能以有成耳竊計高明所學之深所守之正其所蘊蓄蓋已施之朝廷而見於議論之實於此宜

福建續志

卷七十八 藝文三

六

不待於愚言矣然旣蒙下問不可以虛辱而熹之所
有不過如此若不以告於門下以聽執事者之採擇
則又有非區區之所敢安者是以敢悉布之可否之
決更俟來教熹所虛佇而仰承也通老在此相聚甚
樂比舊頓進知有切磋之益惜其相去之遠忽起歸
興而不可留也從之之孫逢吉字從龍泉人聞以牙痛爲庸醫
所誤投以涼劑一夕之間遂至長往深可痛惜然此
亦豈醫之所能哉德脩劉光祖字德脩簡州人崎嶇遠謫令人
動心然聞其平居對客誦言固每以此自必乃今爲
得所願然所關係不淺矣有寫其記文以來者已屬

通老呈白想亦深爲廢卷太息也元善善詹浦城人字元

寓雪川殊不自安旦晚必歸子宜徐誼字子宜平陽人今日方

得書也熹氣痞不能久伏几案作字草草且亦未能

究所欲言臨風引領悵想無量惟高明察之

白同寅

宋陸秀夫

日食晝陰波翻浪浩上天如此震怒海猶不容何以

圖復不肖實不忍言所終矣心傷時棘哀切呼號用

代面布一字一淚伏惟公鑒秀夫頓首

告侍從

二書俱出活水亭陸氏譜錄之以補史闕

宋陸秀夫

身豈秀夫所私有哉天下之事之所寄也今事既如

福建續志

卷七十八

藝文三

七

此念國之有忠義猶天地之有元氣天地非元氣不

運國非忠義不立秀夫惟知忠義以立國而已闔闢

口旋在乎天地秀夫不以身爲私有也秀夫謹白

與龐大參

明鄭紀

士君子之處世有如閉戶者有如纓冠者時之所遇

然耳生歸掃山中休疏再上固不宜於纓冠矣然宋

之大儒有言小民冤抑勢或可言則爲言於上與之

求直是君子之居鄉又不顯於閉戶也竊以今閩人

冤抑未有慘於軍伍之一事去歲兵部勘合有逃軍

十分爲率清出三分之例是盖剔廢警惰作新軍政

之術非直謂不問久近逃亡概以三分齊之也邇者郭繡衣按閩欲立竒功以徼顯擢故將十年里老加以必死之刑或婦翁丁盡則報其女子名曰女婿軍或籍前軍後則考其譜圖名曰同姓軍或買絕軍田產則受爭田之人告首曰得業軍朝煨夕煉務足三分用是小氓只顧目前性命不計日後禍胎有將已子預作軍身父名簽作長解者有姪作軍身叔爲長解者有兄弟二三名迭爲軍解者俱捏作鬼名填批起解鬼軍一名軍妻顧覓盤纏糜費遠衛用銀六七十兩近不下三五十兩俱是該管里老鬻田賣子以

求一時之生就中有出門而縊死者有中途而病故者有到衛而隨逃者批文未銷而清勾已到郡邑矣夫始欲苟延性命則捏鬼爲人終而旣登案籍須要以人代鬼歲往年續循環不已併里老之家丁戶俱盡而根株猶未息絕此延建汀漳諸府長樂閩清沙尤諸縣皆將椎牛結甲以尋鄧茂七之故習幸而郭以病去其幾稍寢嗚呼危哉雖然郭之慘徧施於他邑獨未及於僊遊郭去而應同知於莆僊二縣悉行郭公他郡之法而加慘焉且以父子叔姪兄弟迭爲軍解者悉依鬼名造冊齎繳每日照名徧打起解道

路鄉村哭聲振響以故俟執事按莆謂今日當道惟執事可以聞此言今日居家惟生可以此言進匍匐相率踵生之門而哀訴焉生查國初編籍僊遊一縣六十四圖六千四百餘戶時抽充軍役計一千九百九竒大約四分之中一軍而三民也永樂宣德以來賦役重併虎瘡交災人戶消磨十去八九至正統景泰間只有一十二里天順間又將外縣流民附籍增爲一十四里今合軍民二籍僅有一千百有餘戶若以國初一千九百餘戶之軍責備於今日雖闔縣人民盡解爲軍尚少五百餘戶况果如是則一千百有

福建續志

卷七十八

藝文三

九

餘戶又能保得幾年而不盡絕耶生處閉戶之時而受纓冠之託者不忍冤抑之民無與求直圖生也是以忘輕躁之罪而取污賤之名亦所不恤惟執事其亮之倘肯采納一二承天恩浩蕩之後許其自首前日捏鬼之愆改正文冊從實清查則非惟一邑之幸實八閩之幸也非惟一時之幸實萬世之幸也臨楮汗顏不備

答陳眉川中丞

國朝

李光地

明府厲行清脩得儒者淡泊寧靜之要而且克廣德心以教人成物爲念移榮來茲眞九郡士民之福也

前翰垂問未有以復盖教化風俗四字自明季而不講禮義廉耻自士大夫犯之讀書者荒於業而不檢於行齊民亦惰於游而習於奸風聲日下殆非旦夕所能還返也司士者學使司民者郡縣今 聖上特重其選意有在矣明府莫若引學使郡縣諸君與之上下議論學校則清貨賄絕請謁以外如何可以成材興學郡縣則謹簿書飭簠簋以外如何可以厚俗移風令之各盡其心而各條陳所宜行者明府虚心採納而實意鼓舞之精誠聳動之下自然有風草之勢比之就士民而家喻戶曉者萬不侔矣區區老生

福建續志

卷七十八

藝文三

十

常談聊以備高明之擇惟裁教之至書院師長一席在宋元間實與當路者相扶持誠得其人造就不淺昨歸途見南浙江右所延致者粗讀書不放蕩耳求稱其任難之又難閩中先正流風久已墜歇學植淺薄者固無以服衆卽稍有聰明聞見而實爲華贗無高志遠識者羣居終日其誤學者更深也漳浦蔡翰林世遠有嚶嚶慕古之志與俗下秀才一片名利心者不同所讀書又知以朱程爲宗經史諸家漸能涉獵所見紳士未有過之者明府若欲引與共事更盡前輩切劘之義庶幾於數學交收其益也弟抵里來

見自家子弟及鄉黨間習染深重未暇與之語上聊爲立規約數條望其去太甚者知懷刑守法而已謹錄呈記曹非望推行他處但恐將來有頑梗負恃非懸車里老所能化者須藉威重加之殲牯故願豫知之也吾輩受恩深重砥礪同心倘有教誨無忤嗣音不勝顒望

復周又文憲副書

黎士宏

弟短轅倦羽息軌荒廬然未嘗不願得大人君子而事之昨拜清光便深企仰適蒙下詢民生疾苦避客開函感慙交並老公祖既高孟博攬轡之風賤子亦

福建續志

卷七十八

藝文三

十一

何敢不敦任棠置水之誼大約敝郡俗樸民窮經賊焰兩番焦頭爛額祇以田畝未荒屋廬僅在遂不幸有沃土之名弟昨面老公祖所謂如江次官舟丹漆其外其中則久不任斤斧矣不任斤斧而又有丹漆之累長年三老固欲其出層波凌巨浪偶不柁折帆摧而遂謂真可長征而利涉焉不終至滔没而不已矣不意目前重有運糧一事連歲輸將民力已竭爲征勦大故何敢告勞查長汀秋糧額載八千有零舊例秋成納官原以供本地兵馬之需自兵少糧多而乃以其餘者解省爲數僅千耳今憲行欲以八千餘

石盡運漳城其本地養兵之糧候發庫餉收買民間
無論民力不能一歲兩輸兵馬嗷嗷令其舍現在而
求補撥亦甚非事體所便漳汀相去千里有餘險嶺
崇山皆老公祖所親見者計夫一名運糧三斗往返
道路當一月有餘是一縣出夫千名竭一月之力僅
運糧至三百石而止何啻百鍾而致一鍾其間道路
饑寒逃亡死喪既運而不得至於運所者且無問官
役僱迫之嚴威尊如鬼伯到次收受之勒措遠若天
閻事緒萬端難可指數民間氣力祇有此數既令出
米又令催夫既須完糧又須辦課在老公祖清威坐

鎮自可長保無虞脫不意一二官司奉行不善使望
糧之兵脫巾而噪於中運糧之民走險而呼於外汀
之爲汀所憂者不在賊而轉在民可不爲寒心過計
哉伏望老公祖俯察情形立商當事當事仁心仁聞
定復憫惻垂恩或用一緩二或止照舊例以其餘者
折解軍前一言之下澤槁回枯昔邵堯夫先生熙寧
之間每謂在今日寬一分民受一分之福弟謂在今
日寬一分民便受百分之福矣從來芻蕘腐論皆言
於不得言之時大賢救世熱腸必爲於萬難爲之日
惟老公祖之留意也若在官狐鼠黨里魁豪似非今

日所急况弟新歸萬里又更一無所知者乎差員力
索回函敷布殊無倫次干瀆尊嚴祇有悚息

再與總督滿公書

國朝 蔡世遠

聞大兵由澎湖齊發載

聖天子之威靈稟制閩之節度長驅入鹿耳門遂據
安平鎮乘勝由七鯤身轉戰皆捷北路兵由西港登
岸進克臺灣府賊窮蹙潰散臺地悉定閩人抵掌相
慶世遠前書所謂賊不足平者今果然矣又聞閣下
先期諭飭將士凡村莊城郭有掛 大清旗號者卽
爲順民諸邑人等但有寫 大清二字帖縫衣帽者

福建續志

卷七十八

藝文三

十三

卽免誅戮此自離其黨之要計也且所全活無慮數
萬人世遠前書所謂曹武惠復見者又不爽矣是役
也不患臺寇之未平而患山寇之竊發自閣下鎮厦
門以來威靈所播事事咸服人心故能內安外寧迅
速至此何也承平日久大兵所至動多需擾民未苦
賊而先苦兵閣下調發三省會討臺灣在道人不知
兵旣至市不改肆此其大服人心者也兵衆旣多米
柴菜蔬之用動以萬計若科及民間好亂之民藉以
爲名閣下調發有方州縣奉行惟謹此又其大服民
心者也又聞諸路兵之下船也天氣炎蒸人人撫摩

而噢咻之織物必周既至澎湖又令貿易者多載菜蔬魚肉供其買用兵機神密七日而果大捷今沿海郡縣不論黃童白叟皆曰此番非總督不能成此功總督非急至廈門不能成此功未事而券之有由然矣世遠更有陳者夫平臺匪易而安臺實難臺灣五方雜處驕兵悍民靡室靡家日相鬩聚風俗侈靡官斯土者不免有傳舍之意隔膜之視所以致亂之由閣下其亦聞之熟矣今茲一大更革文武之官必須慎選潔介嚴能者保之如赤子理之如家事興教化以美風俗和兵民以固地方內地遺親之民不許有

福建續志

卷七十八

藝文三

十四

司擅給過臺執照恐長其助亂之心新墾散耕之地不必按籍編糧恐擾其樂生之計三縣縣治不萃一處則教養更周南北寬濶酌添將領則控馭愈密爲聖天子固海外之苞桑爲我閩造無疆之厚福惟此時可行亦惟閣下能行之安集之後常懷念亂之心是區區之嫠恤也不宣

代覆制軍臺疆經理書

國朝

藍鼎元

十月既望接到憲檄內開臺疆經理事宜八條翼日又奉諭扎再加四條具見未雨綢繆爲臺地蒼生謀善後之策職等自當遵命次第舉行亦有胸中未能

悉達不得不略屬僚奉上之文而講質疑問難之誼
伏惟憲臺少加垂察臺灣海外天險治亂安危關係
國家東南甚鉅其地高山百重平原萬頃舟楫往來
四通八達外則日本琉球呂宋荷蘭暹羅噶啞吧安
南西洋諸番一葦可杭內則福建廣東浙江江南山
東遼陽不啻比隣而處門戶相通足爲藩籬之限非
若尋常島嶼介在可有可無間值茲寇亂風災之後
民生凋瘵大異本來富庶面目然風俗尚多澆惡奸
宄未盡革心網密則傷網疎則犯治安之政宜嚴而
不宜寬將安將治之民宜靜而不宜動伏讀憲諭羅

漢門黃殿莊朱一貴起事之所應將房屋盡行燒燬
人民盡行驅逐不許往來耕種阿猴林山徑四達大
木叢茂寬長三四十里抽籐鋸板燒炭砍柴耕種之
人甚多亦應盡數撤回篷廠盡行燒毀檳榔林爲杜
君英起事之處瑯嶠爲極邊藏奸之所房屋人民皆
當燒毀驅逐不許再種田園砍柴來往以上四條防
患拔根至周至浹職等再四思維一人謀逆九族皆
誅亂賊所居之地雖墟其里可也惟是起賊非止數
處數處人民不下數百家則亦微有可慮者人情安
土重遷既有田疇廬舍室家婦子環聚耕鑿一旦驅

逐搬移不能遍給以資生之藉則無屋可住無田可耕失業流離必爲盜賊一可慮也其地旣廣且饒宜田宜宅可以畜民容衆而置之空虛無人鎮壓則是棄爲賊巢使奸宄便於出沒二可慮也前此臺地何人非賊國公將軍而外僞鎮不止千餘今誅之不可勝誅俱仍安居樂業而獨於附近賊里之人田宅盡傾驅村衆而流離之隣賊之罪重於作賦三可慮也臺寇雖起山間在郡十居其九若欲因賊棄地則府治先不可言况瑯嶠並未起賊雖處極邊廣饒十倍於羅漢門現在耕鑿數百人番黎相安已成樂土今

無故欲蕩其居盡絕人迹往來則官兵斷不肯履險涉遠而巡入百餘里無人之地脫有匪類聚衆出沒更無他人可以報信四可慮也鋸板抽籐貧民衣食所係兼以採取木料修理戰船爲軍務所必需而砍柴燒炭尤人生日用所不可少暫時清山則可若欲永遠禁絕則流離失業之衆又將不下千百家勢必違誤船工而全臺且有不火食之患五可慮也疆土旣開有日闢無日蹙臺地宋元以前並無人知至明中葉太監王三保舟下西洋遭風始至此未幾而海寇林道乾據之顏思齊鄭芝龍與倭據之荷蘭據之

鄭成功又據之 國家初設郡縣管轄不過百餘里
距今未四十年而開墾流移之衆延袤二千餘里糖
穀之利甲天下過此再四五十年連內山山後野番
不到之境皆將爲良田美宅萬萬不可遏抑今乃欲
令現成村社廢爲邱墟設爲厲禁萬萬不能六可慮
也曩者諸羅令周鍾瑄有清革流民以大甲溪爲界
之請鳳山令宋永清有議棄瑯嶠之詳今北至淡水
鷄籠南至沙馬磯頭皆欣然樂郊爭趨若鶩雖欲限
之惡得而限之職等愚見以爲人無良匪教化則馴
地無美惡經理則善莫如添兵設防廣聽開墾地利

盡人力齊雞鳴狗吠相聞雖有盜賊將無逋逃之藪
何必因噎廢食乃爲全身遠害哉今竊議於羅漢內
門中埔莊設汛防兵三百名以千總一員駐劄其地
瑯嶠亦設千總一員兵三百名控扼極邊一帶三六
九期操演之外准其自備牛種就地屯田以爲餘資
雖險遠而弁兵便焉檳榔林在平原曠土之中社君
英出沒莊屋久被焚毀附近村社人烟稠密星羅碁
布離下淡水營內埔莊汛防不遠無庸更議至各處
鄉民欲入深山採取樹木或令家甲隣右互結給與
腰牌毋許胥役需索牌費一分一釐聽從其便伏讀

憲檄添防之制宜速議定以便題覆夫今所宜更議者惟羅漢門瑯嶠而已矣外此則移八里坌汛千總駐劄後籠爲半線淡水適中之地及添設文員諸事尚未舉行其餘俱經遵照憲檄於南路添設下淡水營守備帶兵五百駐劄新園設岡山守備帶兵五百駐劄濁水溪埔扼羅漢門諸山出沒竇徑北路添設半線守備一名帶兵五百居諸羅淡水之中上下控扼聯絡聲援以諸羅山守備駐劄笨港增兵二百名添設下加冬守備一營兵五百郡治添設城守遊擊一營兵八百與鎮標三營相埒再加羅漢門瑯嶠

福建續志

卷七十八

藝文三

十八

各添設汛防兵三百則全臺共計增兵三千六百名較憲檄前指之數止多一百但此三千六百之兵必須請旨額外添設就內地各標營分額招募按班來臺如往例三年一換然後內地不至空虛無顧子失母之病諸羅地方遼濶鞭長不及應劃虎尾溪以上另設一縣駐劄半線管轄六七百里鹿仔港雖口岸扼要離半線僅十五里不用再設巡檢將巡檢設在淡水八里坌兼顧雞籠山後笨港設巡檢一員駐劄笨港佳里興巡檢仍還佳里興駐劄帶管目加溜灣移典史歸諸羅縣治南路鳳山營縣雖僻處海邊

不如下埤頭孔道衝要然控扼海口打鼓眉螺諸港
乃匪類出没要區當仍其舊不可移易添設鳳山縣
丞一員駐劄搭樓稽察阿猴林篤佳等處彈壓東南
一帶山莊下淡水巡檢一員不許留郡仍令駐劄下
淡水稽察淡水以南各莊及諸海口臺鳳諸各縣各
練鄉壯五百名在外縣丞巡檢各練鄉壯三百名無
事則散之隴畝有役則修我戈矛鄉自爲守人自爲
兵此萬全之道也伏讀憲檄營伍操練宜勤虛冒舊
弊宜除塘汛分防宜變通三者皆極切當時弊有兵
不練與無兵同兵不能識將意將不能識兵情是爲

烏合器不與手相習手不與心相應是謂生疎職每
誠諭臺屬標營定以三六九日按期操演三令五申
如臨大敵又爲之捐造帳房鎗炮火藥以足其用其
分防外汛之兵大汛每駐一二百人亦令如期操演
查足器械塘兵專遞公文多人無益每塘只定三名
小汛之兵不上數十人分作兩班赴就近大汛操演
不許懶惰有操期不至者大汛記名遂月造冊報查
又不許無故擅離汛防凡有逃亡事故立即報移內
地調補不許在臺招募一人以滋弊竇違者叅革員
弁務使地皆實兵兵皆可用前此虛冒名糧之弊盡

數廓清獨將弁書識一項未能遵諭革絕盖緣武人不學者多鮮有親造翰墨而兵馬錢糧文移冊籍非可全憑口說且自古軍中字識名將不廢若用其人而不給其糧情理亦未甚協不揣愚懵妄爲酌議臺鎮中營遊擊及各營守備應各予書識八名外營遊擊各六名千把總雖係微員亦不可全無一字應予書識各一名水師副將南北二路叅將各予八名總兵書辦十六名使粗足備具文書不至如從前冒濫將伙糧盡行禁革可謂節嗇至矣未審憲臺以爲有當否臺地少馬無以壯軍容而資衝突今擬鎮標三

福建續志

卷七十八 藝文三

二十

營城守一營各設馬兵六十名南路北路二營各設馬兵八十名共該馬四百疋卽在添設三千六百兵額之內請 旨配撥先自內地帶馬來臺以後換人不換馬或有倒斃方就臺地孳生買補時或孳生不足亦向內地採買以來則無苦累民番之處伏讀憲檄除奸務盡附和倡亂之徒非脅從可比應將黨惡懲創黥其左面同家屬押逐原籍拘管稽查復承列單開出名數深得火烈民畏鮮死之義臺網久漏吞舟民不知國法爲何物安逸而思爲亂階甫平而又圖復起所以九月間舊社鹽水港六加甸等處奸民

職等不敢不便宜行事梟斬四五人杖斃六七人以定民心而固疆圉今尚未及三閱月復有石壁寮羅漢門一二亡命布散流言欲燃死灰聚黨二十八人遂豎旗爲孽職等分遣搜捕立獲爲首荊瓜成蘇清高三楊美王教五人現今整衆搜山八面焚烈務必盡絕根柢不留種類除荊瓜成一名係朱一貴僞國公應解憲轅聽候 題達正法其餘蘇清楊美及續獲諸賊職等又將於軍前權行專擅竿首藁街使莠民喪膽東土永寧其潛通奸匪附和接濟之人照憲檄處分押回原籍惟是黥面雖羞畢竟一藥卽去似

不如馘耳之不可復續較便稽查其五月間舊賊已散爲民者非奉憲行及他有所犯槩不問及所以開更新之路使安靜而不自危也伏續憲檄要口設備議建鹿耳門砲城水陸分守竊謂鹿耳砲城止用修築不必從新建造盖其港暗礁淺深渺茫紆險非有顯然門戶可以遵道而行故須設立盪纓標記指引迷途毫釐偶差立見壘粉雖不建砲城固亦未易入也前此癸亥平臺海潮驟漲巨艦連鯨而入今夏大帥進剿潮水亦高數尺皆賴朝廷洪福海若效靈遊魂喪魄夫豈砲城之故哉且臺賊多自內生鮮由外

至倘賊來自外則郡治兵將雲屯未易侵擾若賊起自內雖隆砲之城至於天非徒無益反爲漳泉內地之害職等所見不廣以爲因仍補葺厥功已多此刻物力困憊俟他日另議可耳郡治栽竹爲城價廉工省職等謹遵憲檄會同勘度地勢環萬壽亭春牛埔將文武衙署兵民房屋沿海行舖俱包在內種竹圍一周護以荆棘竹外留夾道寬三四丈削荆棘插地編爲藩籬逢春發生立見蒼茂荆棘外開鑿濠塹但臺地粉沙無實土淺則登時壅淤深則遇雨崩陷多費無益止可畧存其意開濠廣深六七尺種山蘓木

濠內枝堅蔌密又當一層障蔽沿海竹桐不周之處築灰牆出地五尺高可蔽肩爲雉堞便施鎗炮開東西南北四門建城樓四座設橋以通來往量築窩舖十二以當炮臺如物力不敷城樓未建植木柵爲門兩重亦可暫蔽內外茲會委臺灣署令孫某量明丈數擇日興工每十丈令設竹簽一桿棧於地中高五尺廣三寸編千字文爲號卽於某字號下寫管工某人姓名照天地青黃次序不許錯雜統計全城共幾號管工幾人先造一冊呈送以便稽查每丈需竹幾株桐幾柯濠幾工每種竹一株需錢幾文插桐十柯

需錢幾文開濠一丈需錢幾文舉一丈而全城價值
瞭然胸中不可欺誑工有勤惰按號查核竹有榮枯
按號栽補可無彼此推卸含混侵漁三年之後叢生
茂密雖未及石城堅好然亦已牢不可破矣郡縣既
有城池兵防既已周密哀鴻安集匪類革心而後可
施富教而臺灣之患又不在富而在教興學校重師
儒自郡邑以至鄉村多設義學延有品行者爲師令
朔望宣講上諭十六條多方開導家喻戶曉以孝弟
忠信禮義廉恥八字轉移士習民風斯又今日之急
務也若夫征臺將弁雖効微勞俱是臣子分內當爲
福建續志

卷七十八

藝文三

二十三

之事臺地員缺無幾安能人人升擢况蒙憲恩格外
獎勸雖有躁進之心未應不肖至此此何足煩憲臺
諄諄遠念哉

論臺鎮不可移澎湖書

國朝 藍鼎元

臘月望三日連接憲翰五函及馬守備安遊擊口述
鈞諭令某暫駐臺灣不可遽爾班師竊惟此時臺中
大定署鎮黃總兵足資彈壓以某越俎久淹自顧亦
覺無謂况當宁已議臺鎮移澎更設副將是一總兵
處此尚嫌其多而某又爲蛇足獨留不去竟似貪戀
雞肋殊堪羞慚裁營減兵之說臺人聞知頗有囂囂

竊笑者某告以廷議未定必待督撫提臣遵依具奏方可施行茲奉憲檄減兵及裁回將弁名數某尚秘不宣露望早晚或有變更若果臺鎮移澎則海疆危若累卵部臣不識海外地理情形憑臆妄斷視澎湖太重意以前此癸亥平臺止在澎湖戰勝便爾歸降今茲澎湖未失故臺郡七日可復是以澎湖一區爲可控制全臺乃有此議不知臺之視澎猶太倉外一粒耳澎湖不過水面一撮沙堆山不能長樹木地不能生米粟人民不足資捍禦形勢不足爲依據一草一木皆需臺厦若一二月舟楫不通則不待戰自斃

矣臺灣沃野千里山海形勢皆非尋常其地亞於福建一省論理尚當增兵易總兵而設提督五營方足彈壓乃兵不增而反減又欲調離其帥於二三百里之海中而以副將處之乎臺灣總兵果易以副將則水陸相去咫尺兩副將豈能相下南北二路叅將止去副將一堵豈能俯聽調遣各人自大不相統屬萬一有事呼應不靈貽悞封疆誰任其咎以郭子儀九節度之師而不立元帥統攝尚且師徒潰散況今日

□澎湖至臺雖僅二百餘里順風揚帆一日可到若

□時不清颭颭連綿浹旬累月莫能飛渡臺中百凡

機宜鞭長不及以澎湖總兵控制臺灣猶執牛尾一毛欲制全牛雖有孟賁烏獲之力總無所用何異欲棄臺灣乎臺灣一去漳泉先爲糜爛而閩浙江廣四省俱各寢食不寧山左遼陽皆有邊患某庸愚無識以爲此土萬萬不可委去若遵部議而行必悞封疆某杞人妄憂中心如焚特爲桑梓身家之慮惟望恕其狂瞽且賜明示解惑焉

論海洋弭捕盜賊書

藍鼎元

國家東南環海萬里汪洋舟楫利涉爲民生之大利其間宵匪潛伏出沒行劫亦爲方隅之隱憂盛京一

福建續志

卷七十八

藝文三

二十五

帶灣岸向來爲洋盜避風之所今旅順口水師足資彈壓山東洋面冷落非賊所戀一年之間不過偶一二至江浙閩廣則自二三月至九月皆盜艘劫掠之時今天下太平非有所謂巨賊不過一二無賴饑寒逼身犯法潛逃寄口腹於烟波浩蕩之際而往往不能廓清歲歲爲商民之患則以商舡不能禦敵而哨舡不能遇賊之故也原賊之起其初甚微止一二人密約三五人潛至港口窺伺小艇附岸徑跳登舟露刃脅舟人駕出外港遇有略大之漁舡則詐稱買魚又跳而上再集匪類至十餘人便敢公然行劫此粵

東所謂踏斗者也出遇商舡則亂流以截之稍近則大呼落帆商自度無砲火軍械不能禦敵又舡身重滯難以走脫聞聲落帆惟恐稍緩相顧屏息俟賊登舟網繫賊或收其財物將舡放回或連舡劫駕他往雖不願從亦暫相依以冀旦晚劫換一入其黨則與之化日久日多遂分爲一二舡勢漸以大此等小輩無他伎倆但使商舡勿卽惶恐下帆又有炮械可以禦敵賊亦何能爲乎愚以爲商舡皆有身家斷不敢思爲匪以自喪其身家性命而且一舡下水必有族鄰鄉保具結地方官查驗烙號給與護舡牌照方敢

出外貿易此等有根有據之人豈不可信而必禁攜鎗砲使拱手聽命於賊若以族鄰保結不足憑則不應給與牌照旣可給與牌照則可聽其隨帶防舡器械倘得請

旨勿爲拘牽弛商舡軍器之禁則不出數月洋盜盡爲餓殍未有不散夥回家者也哨舡之不能遇賊皆謂萬頃渺茫從何捕起風濤險惡性命可虞不知賊舡在近不在遠沿邊島灣偏僻可以停泊之區試往搜捕百不失一蓋彼雖名爲賊未嘗不自愛其生陡遇颶風未嘗不自憂覆溺各省匪類性雖不同然皆

必有按塙可避颶颶乃能徐俟商舶之往來必待天
朗風和乃敢駕駛出洋以行劫其貪生惜死之心同
則哨緝之方堵截之候無不同也向來各省巡哨實
心者少閩海經臺灣變亂有懲羹吹壘之思稍異從
前積習其他不過奉行故事而已每欲出巡必預張
聲勢揚旆徐行一二月未離江干又於舟中旦暮鼓
樂舉炮作威是何異呼賊舡而使之避也若使巡哨
官兵密坐商舡以出勿張旗幟勿鼓樂舉砲作威遇
賊舡嚮邇可追卽追不可則佯爲遜避之狀以堅其
來挽舵爭據上風上風一得賊已在我胯下我則橫

逼賊舡如魚比目並肩不離順風施放炮火百發百
中兩舡旣合火罐火藥桶一齊拋擊雖百賊亦可禽
也所有銀錢貨物盡賞士卒勿許將弁自私自利首
功兵丁拔補把總將弁以次陞遷無得掩抑則將士
之功名財利俱在賊舡將不遑寢食以思出哨也抑
愚聞在洋之盜十犯九廣則弭盜之法尤宜加意於
粵東粵俗悍鷙貪頑不必財物豐多但殺一人可得
銀五錢則欣然以爲勝屠一豕自潮洲沿海而下千
有餘里半以攘奪爲生涯水務習熟往來如飛而廣
惠肇高深山聚處之民往往集衆操戈載大纛以出

剽掠富商大賈地方官不敢過問或家人衙役爲甘所擒鯨面馘耳亦佯爲不知而姑息焉彼此相蒙幸免盜案叅罰將來流毒不知其何所屆此則杞人之隱憂詎可以其天涯絕域置爲荒遠而不足介意哉海洋相通無此疆彼界之殊朝粵暮閩半月之間可以周歷七省防範驅除萬難稍緩愚所以敢抒狂臆願與七肖商民慶萬里澄波之頌也

與荆璞家兄論鎮守南澳事宜書

藍鼎元

南澳爲閩廣要衝賊艘上下所必經之地三四月東

福建續志

卷七十八

藝文三

二十八

南風盛粵中奸民哨聚駕駛從南灣入閩縱橫洋面截刦商舡由外浯輿料羅烏紗而上出烽火流江而入於浙八九月西北風起則捲帆順溜剽掠而下由南澳入粵刦獲金錢貨物多者各回家營運卒歲謂之散斗刦少無所利者則泛舟順流避風於高州海南等處來歲二三月土婆湧起南方不能容則仍駕駛北上由南澳入閩所以南澳一鎮爲天南第一重地是閩粵兩省門戶也鎮南之法以搜捕賊艘爲先今承平日久將卒疲玩大帥養尊處優不肯輕身出海將弁奉命巡哨泊船近岸沉湎樗蒲以爲娛樂遷

延期滿揚帆回汛賊夥連踪刦掠莫過而問或上□
督責不得已稍稍出洋則大張聲勢揚旆徐行又於
舟中旦暮鼓樂舉砲作威惟恐賊船不知遠避賊亦
若相體諒不來衝突自於他處行刦俄而失事之處
偶屬他鎮地方則此鎮自相慶賀以爲賊不敢犯吾
境是則今日沿海水師之通病也吾兄前在温州威
望素著搜捕賊舡如探囊取物海島亡命之徒望風
遠遁浙江提督吳公總制覺羅滿公僉謂兩省將才
無出兄右

皇上眷兄勞績一年之中超遷大鎮又使官於家鄉

福建續志

卷七十八 藝文三

二十九

畫錦殊榮則所以上報 國恩下酬知己增宗族鄉
黨之光必有其道矣凡人困抑下位每不憚艱難險
阻思建功名及功名既成身家爲重無論追風逐濤
出入水天茫淼之中非其所肯卽求一二留心海務
督責將弁亦難言之盖富貴之氣移人最深養尊處
優盡改前轍固其宜也上偷安則下怠惰營伍廢弛
則士卒弱將帥素尸則盜賊恣自古及今必然之理
前人有言曰官怠於宦成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
願兄無以開府滿盈常如新進之日抖擻精神勤勞
哨緝一洗向來鎮弁積玩逡巡畏縮之習夫昇平小

醜有何難治海洋雖寬得其要如一室耳去接賊之人賊勢自然窮蹙練兵丁選死士精器械慎機密搜醜類而殲之治其標也平日恩威並濟必有大服軍士之心雖使赴湯蹈火亦無所避又當知弭盜之源在乎民風士習課農桑脩學校以養以教自然不爲盜賊治其本也鼎元不敏敢抒管見略陳數事先民有言詢於芻蕘惟吾兄察之

謝郝制府兼論臺灣番變書

藍鼎元

得潮州家報具知憲駕臨潮存問鼎元之家賜米盈倉嘉穀旨酒羅列滿庭重以手書慇懃稱許逾量捧

福建續志

卷七十八

藝文三

三十

讀之下惶恐殊深自念窮阨廢員饑寒乃其分內兩載士民供給已覺赧顏繼以全郡同寅上官周恤又逾一載正在慚慙無地欲爲還鄉之謀何期西江之流激自天外憲恩廣厚一至於斯夙夜思維不知將來何以爲報也東望三山再拜稽首匪敢言謝用誌隆情近聞臺北土番復有崩山等社猝至彰化縣治騷擾作孽此曹不知寬大之恩欲以毛髮試洪爐之焰自速其死無足矜憐冬春沙轆之變兵威未振招撫遽行竊已疑爲非計謂當消釁未萌免動兵戈則可旣已勞師兩月弗能取勝然後招之使來似不怯

弱養成驕恣固知不能無復起之患也爲今之計宜大震軍威連根撲滅使他社番彝知國法萬不可犯然後一勞永逸臺鎮請兵三千之意想亦如此似當稍假便宜使之奮勵立功多繼砲火以足其用更製木盾以禦藥箭焚山烈澤直搗幽深廓清亦易易耳但飛咨內地調兵三千似覺招搖耳目或滋宵小之疑不如在臺招募土兵倣戚繼光分號編號一日成軍之法召疾易而成功速盖山谷崎嶇官兵不如民兵之利選擇精壯雷厲風行隔海千里不如就地取材之捷也或以事平之後有易集難散之虞則北

路地方千里兵力本弱安居無事尚且宜議增防况今逆番出擾已有明徵亡羊補牢寧能稍緩彰化上下四五百里僅委之守備一營四五百之兵此當改設遊擊增兵五百無疑也去歲閱邸抄有淡水同知移駐竹塹之議不知張宏昌失事何以乃在沙轆必竹塹未墾無村落民居之故耳竹塹居彰化淡水之中距彰化縣治二百四十里一路空虛上下兵力俱皆不及宜移同知駐此以扼漳淡之要聯絡數百里聲援然後臺北上下血脉相通似應請

旨特設叅將一營兵一千同駐其地碁置村落招民

聞墾計竹塹埔至鳳山崎寬平百餘里可闢千頃良田向以無民棄置致野番出沒爲行人患若安設官兵則民不待招而自聚土不待勸而自闢歲多產穀十餘萬爲內地民食之資而野番不能爲害矣二處添設之兵皆當另募然後內地防汛不至空虛宜一面奏聞一面募用先得新兵一千五百名協剿番逆廓清更易古人搏鼠亦用全力不肯以其小而忽之部覆准行之後卽以分防兩營照在臺各營例年滿內地撥換或將竹塹一營屯田俾立室家作土著與各營班兵爲主客相維之勢尤防範之最密者也

福建續志

卷七十八

藝文三

三十二

方今西陲用兵宵旰厪念東方海外微茫疥癬以大舉速滅爲要不可欲圖省事反覆蔓延大人妙算神威必有出人意外非廢員所能窺測但感佩盛情不覺目忘其固陋欲妄抒千慮一得之愚惟大人諒其心而恕其罪則幸甚

福建續志卷七十八終